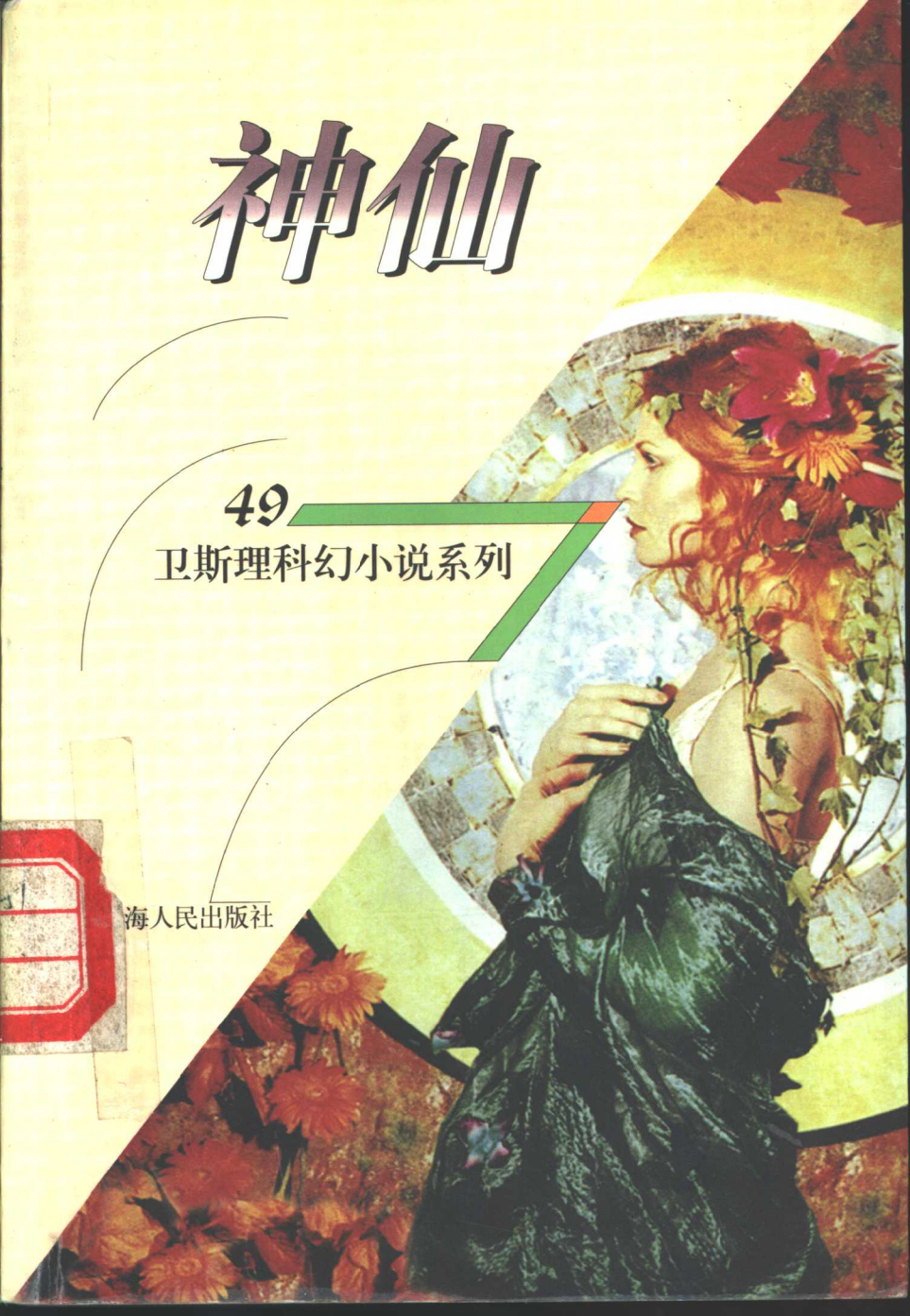


神仙

49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海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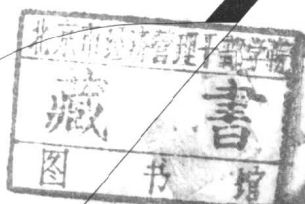
I 247.55-51

1
49

71946

神仙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49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④⑨

出 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）
发 行：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 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：530

字 数：8500 千

版 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3000

书 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 价：584.00 元（全 73 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 言

《神仙》是卫斯理幻想故事之中，题材最奇特的一个。正面肯定了神仙的存在，也从另一个角度，探讨了神仙的定义。

道家对神仙的定义，十分复杂，充满了神秘性，决非现代人所能明白。从另一个角度假设的定义，当然百分之一百是假设，是不是可以成立，全然不知，但至少对人变成神仙的过程，有了一整套的假设——这种假设，在《神仙》这个故事之前，从来也未曾有任何人提出来过，在这个故事中所表达的观念，绝对首创，颇足自豪。

《神仙》也是一个喜剧故事，虽然在末段仍不免有点悲观，但整个故事，都相当喜剧化，贾玉珍这个人，更是典型的喜剧人物，他以为找到第二卷仙录，就可以修成正果，谁知一共有三卷仙录之多，令得他不上不下，“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孙子”，更是十分调侃。

看到最后，可以肯定，卫斯理的性格，不适宜做神仙，所以，他做不成神仙。

卫斯理
一九九〇年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谜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烘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蛊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2AD30/59

第一部：屏风夹层内藏异宝

执笔要记述《神仙》这个故事，踌躇了好一会，为的是不知从哪里开始才好。整件事，牵涉到的事和人，相当复杂，过程也绝不简单。本来，想从公元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写起。但是想了一想，从头写起，很难表达整个故事的曲折。可是，如果从中间开始，又不明来龙去脉，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了从鲁尔的那封信写起。

经常有许多陌生人写信给我，世界上有怪异经历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，写信给我的陌生人，有很大一部分，告诉我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现代科学不能解释的怪事。

关于这一类信，我例必回信，有时，请他们进一步查究，有时，请他们把详细的经过写来给我参考。其间也颇有些有趣的事，有的，已经为文记述。

可是鲁尔的来信，却一点也没有趣。

信很简单，不妨全文引在下面：

“卫斯理先生，我的上代，曾到过中国，带回了两件中国东西，我是一个普通的农夫，完全不了解中国，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，是不是有价值。鲁尔。”

附在信中的，是两幅拍得极其拙劣的黑白照片，看起来，那像是古代的玉圭，或者玉符，诸如此类的东西。那个德国人，把我当作收买古董的商人，还是拍卖行的估价人？

一看他的回信地址在东德，一个叫伏伯克的小地方，他

是东德人，这引起了我的恶作剧心理，一半自然也是由于他写来的信太无趣，所以我顺手回了信。

我的回信更简单：

“鲁尔先生，等你有机会带着你的中国古物，翻过柏林围墙时，我再告诉你那是什么。卫斯理。”

回信寄出去了，我也早忘了这件事。

鲁尔的信来了之后的第七天，或者是第八、九天，记不清楚了，有一个十分惹厌的古董店老板来找我。这个古董店老板姓贾，叫玉珍。男人而有这样的名字，又姓贾，所以我时时取笑他，谁来向他买古董，那可算是倒了霉。这个贾玉珍，是一个典型的奸商，最善于哄抬古董的价钱，为人庸俗不堪，再精美的古物，在他眼中看来，都只是一叠叠厚薄不同的钞票。

这样的一个人，本来我是不会和他来往的。可是他却有一样大好处：为人十分随和，随便你怎样当面开罪他，甚至骂他，总是笑嘻嘻地，不会生气，弄得你再讨厌他，也不好意思再将他怎么样。

当然，单是有这个好处，我还是不会和他来往，贾玉珍有一项举世知名的本领，那就是他对古董——中国古董的鉴赏能力极其高超。

据他自己说，他的这种本领，是从小接触古董多，再加上天才而形成。他九岁那年，就进入中国北方六大当铺之一的丰来当铺做学徒。中国北方大当铺，有专门处理古董的，那是朝奉之中，地位最高的一种。贾玉珍由于聪明伶俐，一进当铺做学徒，丰来当铺的大朝奉就很喜欢他，他

就在大朝奉的身边，跟了五年。

贾玉珍常说，那五年，他所获得的有关中国古董的知识之多，任何大学的研究所中，花十年的时间也比不上。

那也是他的运气好，丰来当铺大朝奉，本来就是中国古董的鉴赏名家，在北京城里，数一数二，经常和古董鉴赏家有来往，贾玉珍就跟在旁边听他们发表议论。

光是听还不够，还得有实际的古物过目过手，那时，正是清政府被推翻、民国成立之初的动乱时期，本来收藏在皇宫内府、亲贵大臣家中珍贵的古物，大量流入民间，当铺就成为这些古物转换的中间站。虽然地位低微为学徒，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古董的机会之多，多过世界上任何一地的博物馆馆长。

五年之后，贾玉珍还只有十四岁，但是眼光已经出类拔萃，成了丰来当铺的三朝奉，他当三朝奉，是因为他年纪实在太小，穿起长衫来，全然不像样子，以他的见识而论，就算不能当大朝奉，当二朝奉也绰绰有余了。

“朝奉”是当铺中地位十分高的一种职位，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低。他当了两年三朝奉，积累的古物知识更加丰富，恰好他的恩师，那位大朝奉去世，在临死之前，向东家（当铺老板）竭力推荐，由贾玉珍来继任大朝奉。可是当铺老板觉得他年纪实在太轻，所以口头上答应了，结果并没有遵守诺言。

这时的贾玉珍，已经不是才进当铺当学徒的贾玉珍了，一怒之下，就辞掉了当铺的职务。

当铺老板不会用人，另外有会用人的，一家规模宏大

的古董店，当铺设在天津的租界内，立时重金礼聘，请他去当掌柜。

那时，北京的一些世家，虽然穷得要靠卖祖传的古董过日子，但是在北京公然出售，面子上总有点下不来，所以大都把古董带到天津去出售。所以，天津的古董买卖，在北京之上，而且全是精品。

一当上著名古董铺的掌柜，贾玉珍的社会身分又不同，出入豪门世家，现任的督军省长、过去的尚书亲王，都十分器重他在古物方面的知识。

最难得的是，贾玉珍对于古物的知识是多方面的，从最难辨真伪的字画起，一直到瓷器、玉器、铜器，门门皆通，门门皆精。

他一方面做买卖，一方面自己也拣好的机会，收藏一些古物，等到他二十岁那一年，他就自己开古董店了，店名是“玉珍斋”。

“玉珍斋”很快就打响了字号，“玉珍斋”成为识货的代名词。

在接下来的岁月里，中国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古董的转手机会最多。自从“玉珍斋”开设到现在，已经四十多年，总铺也早已从北京，搬到了伦敦。在世界各大城市之中，都有他的分店，经营着中国古董的业务。

我和他认识，是一个朋友的亲戚（复杂得很），有四扇小屏风要出让，那是四扇放在桌上作为装饰用的小屏风用杂色玉镶嵌，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可是屏风的持有人，却

坚称他祖父临死之际，曾说这屏风价值连城，非同小可。

所以，我那个朋友，先把那屏风拿到我这里来，我自认对中国古董，也有一定认识，可是看那四幅屏风，却看不出什么好处。屏风的正面，是麻基建献寿图，背面是一篇祝寿词，连上下文都没有，虽然是很好的楠木屏架，但也不是十分罕见。

当时，恰好报上登着广告：“本斋主人贾玉珍，周游世界，现在本市，欲求珍罕古玩，请来本店面洽，玉珍斋启。”

我以前也约略听过贾玉珍这个人，当时就建议：“拿去给那位玉珍斋主人看看吧。”

我那朋友还胆小：“这不好吧，要是值不了多少，那多尴尬。”

我道：“那有什么关系，他一露不屑之色，我们掉头就走，下次再遇到他，不知是哪年哪月了，有什么好尴尬的？”

我那朋友是一位科学家，学的是天文，不善交际，属于书呆子一类，要他去和古董商打交道，当然不行，所以我自告奋勇，打电话到“玉珍斋”去，约时间要见贾玉珍。

那次的那个电话，打得我一肚子是火，可是又无法发作，真是窝囊之极。听电话的那位小姐，声音十分好听，可是语音冰冷：“要见贾先生吗？把东西带来，你的号码是两百三十七号，接见你的时间是下午五时二十六分。贾先生每次见客人，只限两分钟，所以你绝对不能迟到。”

我还想问清楚一点，那边已经把电话挂上了。

我只好对我的朋友发牢骚：“你看，全是为了你，要受这样市侩的气。”

我的朋友苦笑：“我也是受人所托，没有法子啊。”

既然对方说得那么严重，我们倒真的不敢迟到，中午时分，就和那朋友见面，带着那扇屏风，我心想，不必一定要到玉珍斋去受气，旁的古董店，或者也可以出得好价钱，所以先走了几家，我那朋友每次都躲在店门外，不敢进去。

这种带着东西，上门兜售的滋味，不是很好受，尤其取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很稀罕，古董店老板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情，更不好过。

跑了几家之后，我道：“算了，看来这东西，根本不值钱。”

那朋友苦笑：“到了玉珍斋，要是再碰钉子，我也算是尽了力。唉，他们家里，要不是太穷，也不会出售家传之宝。”

我连捋了五六处白眼，掘他还说那是“家传之宝”，我实在有点啼笑皆非：“到了玉珍斋，你可不准再躲在门外，要一起进去。”

朋友面有难色，我态度坚决，他只好苦笑着答应。

到玉珍斋时，是四点半，和约定的时间还早，由于天气很热，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所以就先进去。玉珍斋的店堂小得出乎意料之外，绕过店堂，后面的地方却极大。一个大天井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盆景，一眼看去，盆盆都是精品，有几盆九曲十弯的九里香，见所未见，还有两株作悬崖式的黑松，更是矫若游龙，其中最妙的一盆，是完全照黄山的那株著名的“迎客松”栽种的，具体而微，简直

一模一样。

这个天井中的盆栽，如果要每一盆仔细来看，一天也看不完。那朋友对盆景一点兴趣也没有，他说那些全是“因为营养不良而不能充分成长的小树”，所以只是稍微看了一下，就穿过了天井，进入了一个相当大的客堂。

那是一个中国式的客堂，家私是明式的红木椅、几。客堂中坐着的人还真不少，有职员在负责管理，我们进去，拣了位置坐下，告诉我们的登记号码，和约定的时间。

我也算是见过不少大人物，心中在想，贾玉珍不过是一个古董商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偏偏要摆出这样的排场来。可是看看在客堂中等着的那些人，人人都抱着充满希望的神色，希望自己所带来的东西，是稀世奇珍，希望经过贾玉珍的品评，就可以有一大笔金钱的收入，也难怪贾玉珍可以摆这样的排场。

职员先请我们喝茶，然后礼貌地要我们把带来的东西，先让他过目一下，他用即拍即有的有机相，拍了两张照，然后道：“请等一下，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叫你们的号码，你们就可以进去见贾先生。”

我向朋友道：“看这样子，我觉得自己是来领救济金的。”

朋友只是苦笑，不断向我行礼。反正我也没有事，就观察在客堂里的那些人。

客堂的左首，有一道门，通向贾玉珍的会客室，职员一叫号码，立时就有人站起来，急急向那道门走进去。

而时间算得真准，每一个人进去，至多两分钟就又走

了出来，进去的时候，人人充满希望；出来的时候，个个无精打采。

在超过大半小时的观察之中，只有一对老年夫妇，出来的时候，满面笑容，笑得合不拢嘴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张支票，不住地看着，老先生道：“真想不到，一只碟子可以值那么多钱。”老太太道：“真是，要再找几只出来，那有多好。”

我眼光看到他们手中支票的面额，确实是不小的一笔数目，我顺口道：“两位卖了什么碟子？”

老先生老太太不约而同，瞪了我一眼，鼻子里哼地一声，生怕我沾了他们的光，根本不睬我。我无缘无故，碰了一个钉子，真是哭笑不得。

不过，我倒是很快就知道他们出售的是什么碟子，那是一只青花瓷碟，这只瓷碟，后来在苏富比拍卖行，以十倍以上的价钱卖出。当时，我见到贾玉珍正以一副爱不释手的神情，在把玩着那只瓷碟。那是又见到了七八个人失望地出来，叫到了我们的号码，我和朋友一起走进会客间之后的事。

会客间也是旧式的布置，他坐在一张相当大的桌子后面，把玩着那只碟子，我们进去，他连头都不抬起来。

他看来约莫六十出头年纪，头顶光秃，秃得发亮，穿着一件白绸长衫，我注意到那扇屏风的相片，已放在他的桌上了。

他仍然自顾自把玩那只碟子，用很冷漠的声音道：“你们带来了一扇屏风是不是？我看过照片了，给三千美元，留

下屏风吧。”

他说着，仍然不抬头，放下碟子，移过桌上的一本支票簿来，就自顾自去签支票。

他那种傲慢的态度，真叫人生气，要是我年轻十岁，一定伸手，在他的光头上重重地凿上两下，才肯离去。他十分快开好了支票，推了过来。

我那朋友皱着眉，三千美金，已经是这两天所听到最好的价钱，看他的样子，像是就此要拿了支票就算数了。

可是在这时候，我心中陡地一动，向他使了一个眼色，拉着他站了起来：“对不起，你在开玩笑，我们不必浪费时间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有兴趣，可以来找我，我见客人的时间，倒不限定是两分钟。”

我说着，放下名片，拉着那朋友，掉头就走。我看到在我转身的时候，贾玉珍愕然地抬起头来，我知道自己的估计不错。

离开了玉珍斋，那朋友埋怨我：“三千美金也好的，你为什么不要？”

我道：“三千美金也我拿得出，你先拿去给你亲戚用，你没有注意到？那么多人进去，都是带着东西退出来的，不是真正的古董，他根本不要。贾玉珍是一个奸商，他懂得如何压价钱，我要他付出公平的代价，这屏风是真正的古董，一定极有价值，我们不懂，他懂，不然，他三分钱也不会出。”

那朋友还将信将疑，结果跟我回家，拿了我的支票走，留下了屏风。

贾玉珍来得之快，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我才坐定，不到十分钟，门铃响，老蔡走上来，在书房门口道：“有一位贾玉珍先生来见你。”

老蔡把贾玉珍的名片放在桌上，我诧异之余，忙道：“快请！快请！”

贾玉珍显然赶得很急，走上来时，额上满是汗珠，他和我打了一个招呼，就自行动手，把包在屏风外面的纸，扯了开来，看着。

令我对他印象稍为好了一点的，是他那种专家的眼光。当他盯着那扇屏风看的时候，和一个病理学家在看病原体、一个天文学家在观看星辰、一个电脑专家在看集成电路时的眼光，完全一样，这种眼光，表示对这件东西有极深刻的了解，绝不是普通的欣赏。

我不去打扰他，由得他看，他看了十来分钟，又用手指甲，刮着屏架的木头，刮下一点木屑，看着，然后，他抬起头来：“好吧，加一个零。”

我怔了一怔，加一个零，那是三万美金了，如果他第一次开口，就说出这个价钱来，那我一定一口答应。这时，我忽然想起了中国民间传说中出售宝物的事：收买古董的人向宝主人买货，宝主人根本不知自己有的是宝，随便伸出五只手指，意思是五两银子就够了，但古董商却回答：好，五千两，宝主人高兴得昏了过去……

这一类的故事，在儿童时期，听得很多，看得很多，想不到有朝一日，会变成亲身经历。我望着贾玉珍，摇头道：“加一个零？加两个零也不行。”

贾玉珍直跳了起来，秃顶上变成了红色，指着我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

我悠然道：“你会做买卖，我也会。”

贾玉珍取出手帕来，抹着额上的汗，不客气地叫着我的名字：“卫斯理，我敢保证你不知道这屏风珍贵在什么地方。”

我真是不知道，可是却不甘示弱，微笑着：“我知道它值多少。”

贾玉珍盯着我，半晌讲不出话，接下来的十分钟，他只是绕着屏风打转，然后道：“值不到加三个零。”

三千美元，加两个零，已经是三十万了，要加上三个零的话，便是三百万美元，老实说，我也认为值不到这个价钱。

但是既然是和一个奸猾的古董商在打交道，也就不能不狡猾一点，我只是保持着微笑，问：“你经营古董店有多久了？”

这句话，想不到所引起的反应，就像是在他的光头上敲了一记，令他极其愤怒，立时道：“在你父亲还穿开裆裤的时候，我已经认识古董了。”

我并不生气，只是道：“那么，你应该知道，至少可以加三个零。你知，我知，何必再多费唇知？”

贾玉珍的样子，像是要把我吞下去，过了一会，他才道：“唉，我错了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不知道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，他又叹了一口气，才又道：“我错了，原来你真知道这扇屏风的来龙去

脉。它，我就出三百万美金。不过我先得看一看，要是里面的东西不在了，三元钱我也不要。”

我还不知道他所说的“里面的东西”是什么意思之际，他已经取起了我书桌上的裁纸刀，一下子，就把屏风上镶嵌的那个西王母的头，撬了下来。

我陡地吃了一惊，尽量保持镇定，看他究竟在干什么。

这时，我知道屏风有夹层，贾玉珍一看就知道了，夹层中的东西，一定极其珍贵，至少可以值三百万美金。

我心中不禁有点嘀咕，是不是价钱要得太低了呢？贾玉珍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意，瞪了我一眼：“价钱已经最高，我不会将它再卖出去，留着自己有用，你也该知道，除了我之外，别人不会出这个价钱。”

我倒有点不好意思，为了掩饰尴尬，我避开了他的眼光，转过头去。

就在我转过头去之际，我听到了轻微的“拍拍”两下声响，再转过头来时，我看到贾玉珍已经把屏风摺起来，我不禁骂了自己一声“该死”。

贾玉珍的动作快，刚才那“拍拍”两下声响，显然一下是打开夹层，一下是合上的声音。他看清夹层中的东西还在，这从他的神情中可以看出。可是我却看不到，不知道夹层中是什么东西。

本来，事情很简单，我可以问他：“里面是什么东西？”

可是这句话，我当时却问不出口，因为我刚才还装出了一副“早知秘密”的样子，把这屏风的价钱抬高到了这一地步，现在再去问他，这面子怎么下得来？